

詩 話 和 詞 話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AND CI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

A SERIES OF GUIDE BOOKS TO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诗话和词话

张 葆 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 诗话的特点和渊源	1
第一节 诗话的特点	1
第二节 诗话的渊源	5
(一) 前代诗文评论对诗话的影响	
(二) 前代笔记小说对诗话的影响	
第二章 古代的诗话	13
第一节 宋代诗话	13
(一) 《六一诗话》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二) 苏黄诗风、江西诗派与诗话	
(三) 批评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	
(四) 《白石诗说》和《沧浪诗话》	
第二节 金元诗话	43
(一) 金代诗论与《溁南诗话》	
(二) 元代诗话	
第三节 明代诗话	51
(一) 文学复古运动与诗话	
(二) 从《升庵诗话》到公安“三袁”	
第四节 清代和近代诗话	68
(一) 《带经堂诗话》与神韵说	
(二) 《原诗》	

(三) 《说诗晬语》与格调说	
(四) 《随园诗话》与性灵说	
(五) 近代诗话	
第五节 诗话汇编	97
(一) 分类选录的诗话集	
(二) 诗话丛书	
(三) 诗话的失传、辑佚和整理	
第三章 古代的词话	108
第一节 宋代词话	108
第二节 元代和明代词话	117
第三节 清代和近代词话	121
(一) 浙西派与词话	
(二) 常州派与词话	
(三) 词学研究	
(四) 近代词话	
第四节 词话汇编	144
第四章 古代诗话、词话的学术价值	148
第一节 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148
第二节 关于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	153
第三节 关于诗歌理论问题的探讨	158

第一章 诗话的特点和渊源

第一节 诗话的特点

什么叫诗话？诗话是一种漫话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谈论诗歌作法、探讨诗歌源流的著作。它是在诗歌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歌源远流长，特别发达。约三千年前的殷商卜辞和周易卦爻辞，已经有了一些用文字记载的极其简朴的原始诗歌。两千多年前的周代更出现了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已经相当成熟。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与《诗经》中的《国风》合称“风骚”，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代表着我国古典诗歌的进步传统。从屈原以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那相继涌现的优秀诗人，象天上灿烂的明星，交相辉映。特别是唐代，诗歌创作更呈现出高度繁荣的局面，“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在唐代都已具备而且相当成熟，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唐诗以它辉煌的

成就，被后世诗人奉为楷模。诗歌的作者并不全是文人学士，就连那些终年戎马倥偬、沙场奔驰的武将以及被士大夫们所轻视的“凡夫俗子”，也有不少佳作留传下来。

诗歌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使人们更加喜爱诗歌，更爱谈论诗歌，于是谈诗论艺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评论诗歌的著作也就源源不断产生。谈诗评诗可以用不同的体裁，如有的用长篇散文（曹丕《典论·论文》），有的用骈体文（刘勰《文心雕龙》），有的用书信（白居易《与元九书》）、书序（《毛诗序》），有的甚至用赋（陆机《文赋》）、用诗（杜甫《戏为六绝句》），但古代用得最多的却是诗话。它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从体制上说，诗话是一种笔记体的短札，兼有诗文评论和笔记小说的特点，但与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它没有严密的结构，可以漫笔而书，随意短长，通常分则记事评诗，一则一事，全书无须作开头结尾、承接转折等精心布局。它是介于诗论和笔记之间的一种漫谈式的随笔。欧阳修自题其《诗话》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漫笔而书正是出于这种“以资闲谈”的动机。欧阳修之后，仿效者甚夥，这种漫谈式的随笔也就成了早期的也是比较典型的诗话体制。

既然是漫谈，许多作者就往往不注重周密的论证和翔实的考订，因而必然会影响到诗话著作的学

术价值。清人章学诚曾就此大发感慨，说：“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同伐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言之言，可忧也，可危也。”（《文史通义·诗话》）他这话虽不免偏激，但确也揭示了诗话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漫谈式的随笔体制又有它独具的特点或优点，作者易于成书姑且不论，即从读者来说，阅读此类著作会深感作者态度和藹可亲，笔调平易轻松，文字生动活泼，品评诗作常常是一语破的，意味隽永，行文又象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如行云流水，毫无拘束，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作者学识丰厚，持论公平，读者自会获益不浅。

诗话的内容虽说相当广泛，但也不是无所不书。宋代的诗话作者许颢曾给诗话立过一个界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彦周诗话》）他给诗话规定了许多内容，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品评诗人诗作，考订字句名物，诠释名篇佳句，探讨诗歌源流、体制和作法，着重在“评论”；一类是记载诗坛掌故、诗歌本事和诗人遗闻轶事，着重在“记述”。如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前一类就是“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以及“备陈法律”；后一类就是“旁采故实”和“体兼说部”。清人沈樾惠跋《莲坡诗话》说：“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

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藪，如《莲坡诗话》是也。”他也把诗话分为两类，不过却是按“论作诗之法”和“述作诗之人”来划分，把品评诗人和记述轶事合在一类罢了。无论是划分为“评论”和“记述”两类，还是划分为“论作诗之法”和“述作诗之人”两类，就一般诗话著作来说，通常都是两者兼备，错出杂陈的（当然也有只侧重在一面的诗话著作）。

从诗话所评述的内容和范围来看，也是综合性的居多，凡是与诗歌有关的，上下古今，天南地北，无不可谈，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刘攽的《中山诗话》。但也有专门性的诗话著作。这类诗话有的以时代分，如尤袤的《全唐诗话》，专论唐代，王士禛辑、郑方坤删补的《五代诗话》，专论五代，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则专论明代；有的以地域分，如郑方坤的《全闽诗话》，专论闽诗，陶元藻的《全浙诗话》，专论浙诗；有的以作家分，如蔡梦弼的《草堂诗话》，专论杜甫，潘德舆的《李杜诗话》，专论李、杜两家，赵翼的《瓯北诗话》，专论李、杜等十家；有的以事分，如朋九万的《乌台诗案》，专录苏轼乌台诗案事，张泰来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专叙江西派诗人事，赵执信的《声调谱》，专谈诗歌的平仄声律。

早期的诗话，结构比较松散，内容也只偏重于记事和摘评佳句。宋末以至元、明两代，诗话向文学批

评方面发展，论诗逐渐趋向系统化。到了清代，由于清人治学讲究实际，重视训诂考据，又由于诗话作者不仅有诗人、诗论家，也有思想家、学问家，因而清代诗话著作更趋于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更富学术价值，数量也大大超过元、明两代。

现存的古代诗话著作数以百计，卷帙浩繁，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它们记录了大量有关古代诗人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的具体材料，对古代诗人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和古代的名篇佳句作了精采的赏鉴和品评，记述了许多诗歌本事，保存了不少古代佚诗，总结了古代诗歌创作的有益的经验，提出或探讨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若干重要的问题，反映了一定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思想。其中一些篇札，描绘了生动具体的形象，甚至也呈现着诗一般美好的意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读一点古代诗话，对我们今天增长知识，加强文学修养，提高审美能力，进而研究古代作家、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以及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借鉴古代诗歌创作经验，都很有助益。

第二节 诗话的渊源

诗话虽然到北宋才开始出现，但探本穷源，却可上溯到先秦时代。从文学上说，诗话有两个源头，一是先秦以来的诗文评论，一是魏晋以来的笔记小说。

（一）前代诗文评论对诗话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盛行着谈诗的风气。在那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搞外交，也常常要赋诗言志。《左传》载春秋年间诸侯列国在社会交往中赋诗、解诗、引诗、评诗之事就多达一百八十条。最著名的是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季札观乐的一段，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材料。

先秦诸子散文中虽无独立的诗文评论专著，只有一些论诗的片言只语，但对后世影响极大。孔子把“诗三百”的思想归结为“无邪”（《论语·为政》），把“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虽然是为了推行统治阶级的诗教，但却十分鲜明地揭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孟子关于“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之说，则提出了一种理解和评论诗歌的比较客观的方法。至于他的“以意逆志”（同上）之说，虽然由于强调以读者之意去逆诗人之志，很容易走上主观臆断的道路，但如果从“不以辞害志”的角度来看，还是有道理的。儒家经典《礼记·经解》篇提出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一直被后世许多诗论家奉为圭臬。

汉魏六朝以及唐代，产生了不少诗文评论专著，著名的有汉代的《毛诗序》，三国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晋代陆机的《文赋》，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

龙》，梁代锺嵘的《诗品》，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又名《二十四诗品》）等。

这些论著，首先在探讨诗歌理论问题上，对后代诗话作者有很大影响，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 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诗言志”之说。《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荀子·儒效》也认为“《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等论点，要求诗歌能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曹丕甚至认为文章（包括诗赋）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们强调诗歌要有益于治国化民，这当然是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观点，但后代诗话作者却常常据此以反对淫荡萎靡的诗风和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诗歌的创作过程 陆机在《文赋》中对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作了精采的描述和阐发，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等等。后来刘勰的《神思》篇也描述了诗人在创作时“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的“神与物游”的精神状态。刘勰的《物色》篇和锺嵘的《诗品序》还认为气动物，物感人，然后才有诗。他们对创作过程的探究指

明了如下几点：第一，诗歌是客观外物的反映；第二，诗人与外物接触有了感情的冲动才写出了诗；第三，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精鹜八极”和“神与物游”的“神思”。虽然他们所说的“物”主要指自然界，并不重视诗歌反映社会生活，但他们对创作过程的探讨终究涉及了诗歌的特性和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规律，特别是强调感情作用，这一点对后代诗话作者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关于诗歌的表现手法 自《毛诗序》提出“六义”说之后，《文心雕龙》又有《比兴》篇，专门探讨了在诗歌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比兴手法。除此之外，《文心雕龙》还有《事类》、《丽辞》、《夸饰》、《声律》、《练字》等篇，分别探讨了诗歌创作中的用典、对偶、夸张、声韵、炼字等手法，其中许多论点亦为后代诗论家所本。

关于诗歌的意境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诗歌的意境风格归纳为八体，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这既是指作品的风格，也是指作家的风格。至唐代司空图《诗品》，更进一步把古代诗歌的各种意境风格，概括为雄浑、冲淡、纤秣、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类，每类各用四言韵语十二句描绘其特征。司空图论风格不主一格，提倡风格的多样化，重视诗人的主

观思想和创作手段在意境风格形成中的作用，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其中“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纤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更为后代一些诗话作者所崇尚。

其次，古代诗文评论在对诗人及其作品的品评上，对后代诗话也有很大影响。《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都有对前代诗人的评论，但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是锺嵘的《诗品》。此书专论五言诗，将汉至梁初一百多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论其优劣，指出其师承关系，间或记述诗人轶事。著者把陶潜列入中品，曹操列入下品，品评显然有不当之处。但他在序中阐发的一些论点却十分精采。他反对滥用典故，说：“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还反对一味追求烦苛的声律，认为拘忌太多，“伤其真美”。这都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诗风而发的。《诗品》对诗人的品评实为后代诗话品评诗人的滥觞，创始之功，不可磨灭。清人章学诚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锺嵘《诗品》（见《文史通义·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也以此书为首（实际上它是一篇完整的诗论和诗评，与后来的随笔式的诗话著作是有区别的）。它对前代诗论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它品评诗人、记述轶事的体制较之前代也是一个新的创造。可以说，它是古代诗论过渡到诗话的一座重要桥梁。唐代皎然的《诗式》，严格说来也是诗论和诗评。它首论作诗方法、要领，然后按

五格十九体，摘录汉魏六朝以及唐代诗人名篇丽句，而把“不用事”列为第一格，仍是发挥《诗品》论诗的主旨。较然《诗式》在唐代众多的“诗法”、“诗式”、“诗体”、“诗格”一类著作中，算是较好的一部，虽然所论失之简略粗疏，但对后世诗话的影响也不小。

（二）前代笔记小说对诗话的影响

魏晋以来的笔记小说，是古代诗话的另一重要渊源，它们与诗话的关系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关于诗人轶事和诗坛掌故的记载。

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代孟棻的《本事诗》，唐末范摅的《云溪友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宋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等等，都记录了不少前代或当时的诗坛佳话，如《世说新语》中记曹植七步诗（《文学》），夏侯湛作周诗（同上），郝隆三月三日诗（《排调》），袁羊调刘恢诗（同上）等等。这类笔记小说的记载，虽有怪诞不经之语，但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诗歌史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棻的《本事诗》。此书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记录了更多的唐代诗人轶事、诗歌本事和诗坛掌故。如记李白戏杜甫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又记杜甫之事：“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些记载都有珍贵价值。此书过去有人列为诗话，其实

它更近于笔记小说。诸如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卖饼者妻席上忆旧、顾况苑中题诗桐叶、崔护城南喜逢人面桃花，都是后世流传极广的小说故事。至于记韩翃与柳氏悲欢离合的一则，情节波澜起伏，简直就是一篇传奇。由于此书专记诗歌本事，对后来以记述轶事为主的诗话影响甚大。

其次，是在笔记中直接评诗论艺。如《世说新语》中记谢安摘《诗经》句（《文学》），阮孚赞郭璞诗（同上），王子猷论七言诗（《排调》），北朝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勉学》、《文章》等篇考订《七夕诗》用事错误以及评论梁简文帝、王籍、何逊诗，都已略呈“评论”一类的诗话的雏形。

以笔记体裁记录遗闻，品藻名作，这为诗话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极为方便的形式。就体制而言，诗话可以说是从笔记中派生出来，而成为非常别致的一支。

就是在正式的诗话专著出现以后，也还有不少作者在自己的笔记中谈诗。虽然这些笔记并非诗话专著，但它们与诗话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仅宋代著名的就有：北宋苏轼的《东坡志林》、王谠的《唐语林》，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周密的《齐东野语》等。一些诗话集如《茗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就大量地摘引了笔记中的谈

诗之语；后代也有从笔记中摘编而成的诗话（如后人摘《容斋随笔》成《容斋诗话》六卷），这些都可以看出笔记与诗话的密切关系。广义的“诗话”实际上是包含着笔记小说等专著中谈诗之语在内的。

第二章 古代的诗话

第一节 宋代诗话

诗话正式产生于北宋，宋代诗话也特别繁荣。胡震亨《唐音癸签》著录以诗话命名的宋代诗话三十六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宋代诗话三十二部。《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宋代诗话六十七部。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列举存、残、辑的宋人诗话九十五部。郭绍虞《宋诗话考》列今尚流传的宋诗话四十二部，今天仅部分流传或由他人纂辑成书的四十六部，已佚而仅知其名的五十一部，合共一百三十九部。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说明宋代诗话曾经出现过何等繁荣的局面。

宋代诗话的发展与宋代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其诗歌主张就反映在《六一诗话》等宋代早期诗话中。北宋盛极一时的苏、黄诗风以及几乎风靡整个南宋时代的江西派诗风，也影响了许多诗话作者，使他们比较着重于诗歌用字、用典出处的考释，而相对地忽视了诗歌的特点、内容及对社